

投稿類別：原民專題

篇名：

尋回.Tpugu 的移動印記

作者：

方家妤。花蓮縣秀林國小。五年甲班

許亞瑟。花蓮縣秀林國小。五年甲班

伊漾.尤道。花蓮縣秀林國小。五年甲班

指導老師：

胡志翔老師

高慧珍老師

壹、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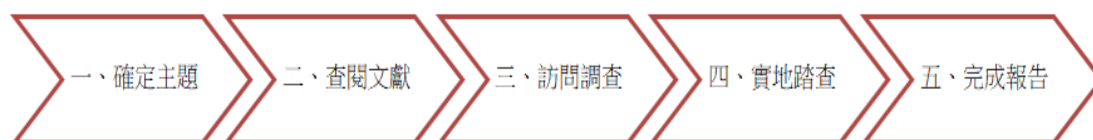
一、研究動機：

四年級在地課程，族語老師帶我們到學校的星月廣場，介紹四根雕有原住民圖像的柱子，分別代表秀林村的 4 個部落—秀林、民治、民享、民有。其中讓我們覺得最特別也最陌生的是民有部落(Tpugu)，因為它雖然是隸屬於秀林村，但地理位置卻與另外 3 個部落不相鄰，獨立於另一個地方(鄰近新城村)，似乎只有在村校聯合運動會時，他們才會與秀林村產生聯結。因此，我們對它產生了莫大的好奇，想要藉由文獻的閱讀及實地踏查訪問，更進一步了解 Tpugu 部落的遷移歷史，以及他們在移動的過程所發生的趣事、辛酸及甘苦。期望透過這次的專題研究，讓大家能更了解 Tpugu 部落的太魯閣族人特屬的文化記憶，也為整個太魯閣族的文化歷史再增添一小塊拼圖，讓族人的文化更為完整。

二、研究目的：

- (一)瞭解 Tpugu 部落遷移的歷史
- (二)認識與 Tpugu 部落相關的歷史事件
- (三)探討 Tpugu 部落族人移動的記憶

三、研究流程：



- (一)確定主題：從學校課程活動著手思考並確認研究主題。
- (二)查閱文獻：透過電腦、圖書館查詢網路及圖書相關資料，了解 Tpugu 部落的遷移歷史。
- (三)訪問調查：聯絡耆老後，約定訪問時間，並且事先擬好問題於訪問時提問出來，之後彙整及分析訪談的內容。
- (四)實地踏查：直接實地依循文獻資料及訪問調查的內容，實際由新城至 Tpugu 部落再致富世部落走訪，了解過往族人移動的足跡。
- (五)完成報告：完成書面報告。

貳、正文

一、Tpuqu 部落的遷移史

(一)地理位置

Tpuqu 部落居住的多是太魯閣族人，是最早自南投縣仁愛鄉移居到花蓮山區，但是是最晚移居至山下的太魯閣族部落。

1.托博閣社舊址(古地名)：

位於中央山脈屏風山(3250 公尺)東側，是發源於奇萊北峰托博閣溪上的河階臺地。托博閣河階位於托博閣溪下游處，托博閣社海拔高度約 1700 公尺，其位置向陽而多日照，地勢平闊，且其北側多巨大紅檜。由於地理位置已十分接近中央山脈主稜線，因而有「太魯閣最奧蕃社」之稱。(金尚德，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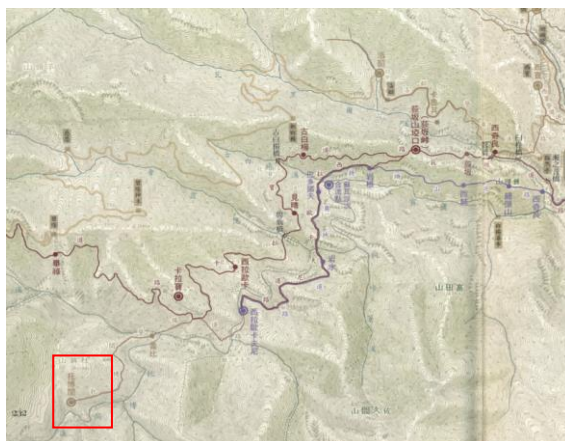


圖 1：托博閣社舊址圖(取自峽谷山徑二十里)

2.現今 Tpuqu 部落：

今位於新城鄉新城村北方下台地靠近立霧溪出海口，其北方與秀林鄉崇德村一溪之隔，東距海岸約 400 公尺，西面接可樂社區，南與新城村相鄰，北面距立霧溪河口約一公里，西南方隔新城鄉新城村與秀林村固祿社區相距二公里不相連的原住民社區，行政區域隸屬花蓮縣秀林鄉秀林村。

尋回.Tpugu 的移動印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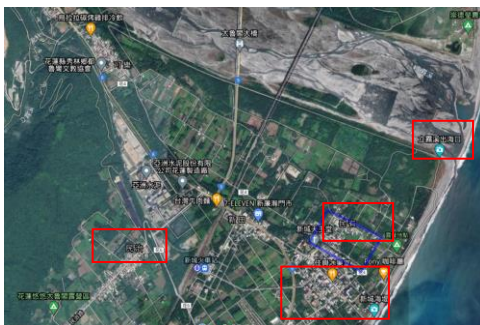


圖 2：現今 Tpugu 地理位置圖(取自 google 地圖)

(二)遷移路線

依據學者廖守臣(1984)的研究資料可知，泰雅族主要盤居於霧社附近以及該區以東地帶，主要活動於今台灣中部山區，即今北港溪上源與濁水溪上游一帶。而東賽德克人係屬泰雅族賽德克亞族，其中又可再細分為德其塔亞群、道澤群及托魯閣群。而本文所探究的 Tpugu 部落的族人，列屬於托魯閣群，以下即依照文獻及田野訪問資料，來說明 Tpugu 部落的遷移過程。

1.清領時期(約三百年前)

托魯閣群的遷移，主要是沿濁水溪向北移動，於今濁水溪左岸之托魯閣、托魯萬 Toroko-Tarowan 定居，人口增加後，逐次在濁水溪上源發展。因土地貧瘠，氣候寒冷，一遇嚴寒，致農作物歉收，生活貧困，再加上人口增加耕地不足，於是約在 1732 年左右，在前往狩獵途中，發現中央山脈東側原野廣闊，乃商議東移。遷離者相率越過奇萊主山北峰(Kilibiyun，海拔 3450m)附近，進入立霧溪（文獻上稱達其黎溪），逐次遷入今花蓮縣秀林鄉的山區。由於人口增加，占有整個秀林鄉境的溪谷段丘與緩斜地，最後分為三個支派。



圖 3：東賽德克托魯閣群遷徙路線圖
(資料來源：<https://thcts.sinica.edu.tw/view.php>)

2. 日治時期(昭和 5 年，1930)：

清領時期，巴拉斯率領族人遷托博閣，在其死後，他的孩子按照父親生前的交待，長子遷於魯比(Lippix)、次子留在原址，三子則遷移至斯米可(Sumeg)。

甲午戰後，日人據台，發現族人居於山區，不易治理。之後，日人實施「五年理番計畫」，發動入山侵略。於 1914 年太魯閣戰役結束後，於托博閣社設置「駐在所」，以統管附近部落，並勸誘族人遷移。直至霧社事件後，日本政府對深山仍未遷移的聚落，施行強制遷移。因此原先留居於「托博閣」的族人於 1930 年由頭目烏明哈崙率領下山，先遷至新城北方約一公里之濱海處，另建新址，亦名托博閣(今民有部落，亦稱為陶樸閣)。

3. 國民政府(1945 年後)

台灣光復以後，Tpuqu 部落於民國 35 年因海水倒灌又向西移動，遷至原社西方三百尺處，移住戶數約為 30 戶。民國 45 年時，又再次遭到海水侵蝕，又向西移動至現址。

根據 Tpuqu 族人的口述，光復之初，族人居住於現今新城天主堂旁約 6 年之久，後因漢人的趨趕，於民國 41 左右才遷移到目前的聚落位置定居。

「我問過老人家(宋月桃)，跟我說民國 35 年開始有水災，所以我們搬到靠近新城公園那裡有個瑪莉亞右邊的空地，約有 2 排房子，我們住在那裡，大約 6 年。民國 41 年因新城鄉民覺得我們是原住民……不能住在那裡，所以我們又搬到現在的地方」。(訪談紀錄。蔡光明。20211006)

表一：Tpuqu 部落遷移年表

時期	遷移原因	遷移路線
清領時期 (1732~)	因耕地狹小、獵區不足	太魯閣族首批獵人越過奇萊山北峰，沿著立霧溪北移遷至 Tpuqu 一帶
日治時期(1930)	日人為方便統治管理，強制遷移	留在「托博閣」的族人下山，遷至新城北方約一公里之濱海處。
國民政府(1946)	天然災害	因海水倒灌，遷至原社西方 300 公尺處
國民政府(1955)	原漢居住地之爭	部分族人於光復之初，原居於新城村天主堂旁附近空地，約有 2 排住戶
國民政府(1956)	天然災害	再次遭到海水侵蝕，又向西移動至現址

(三)地名沿革

因為時代的變遷，Tpugu 部落的名稱及行政區的劃設亦有不同，分述如下：

1. 托博閣(Topogo)：

廖守臣(1984)對於托博閣地區，是以 Topogo 音稱之，為巴拉斯家族往西遷居托博閣，托博閣一詞譯作「初到之地」，相傳這裡是托魯閣群自南投移來，第一個到達到的地方。

2. Tpugu 部落：

族語「Tpuqu」意指「一直呆在那兒」坐著或等待等現象，相傳約三百年前族人 Truku 東遷前，獵人越過奇萊山北峰來到本地區時，曾在此地一直守候獵物之意而稱之。後因耕地狹小、獵區不足，遷至 Tpuqu 一帶，即為當時蹲坐之處，因此稱此地為 Tpuqu。

3. 研海區新城：

因其位於新城北面下方台地，與新城村相鄰，於民國 19 年三月成立，日本為了與新城作一區隔，稱它為研海區新城。但因此處多來自托博閣社，所以族人慣稱之為「托博閣」。

4. 民有部落：

光復之後，民國 34 年成立秀林村(由托博閣、古魯、玻士林、道拉斯與巴拉丹五社組成)，屬新城鄉。35 年 5 月改屬秀林鄉，民國 42 年行政區調整，巴拉丹(今三棧)併入景美村，其餘四社則屬秀林村。目前居住於此地的族人，已將之稱為陶樸閣部落(Tpuqu)，如下圖所示。



圖 4：今陶樸閣部落的入口意象



圖 5：陶樸閣部落的標示牌

綜上所言，我們可得知：不論是「托博閣」或是「陶樸閣」的稱呼，都是源是由 Tpugu 的音。

二、與 Tpugu 部落相關的歷史事件和地景

(一)新城事件/神社

明治 29 年(1896)日人侵犯太魯閣族婦女，引發太魯閣族人的衝突，13 名官兵命喪黃泉，是為「新城事件」。新城事件發生後，為了紀念殉難的軍警人員，日本政府於大正 3 年(1914)建造木造納骨堂，大正 9 年(1920)又設立「殉難將士瘞骨碑」；後於昭和 12 年(1937)在舊址西南側(今聖母園)以鋼筋混泥土材質建造神社。新城天主堂目前仍保持昔日神社神域空間，本殿舊址四周高聳優美近百年樹齡的日本黑松，位於禮拜堂前花圃內，仍可見一塊寫有「殉難將士瘞骨碑」字樣的大理石，在石碑背面隱約可見當時殉難之日軍罹難者的名字。

根據 Tpugu 族人口述，新城天主醫院外的涼亭旁空地，日治時期是「刑場」因此沒有人敢於此蓋房子，但是因為年代久遠，受訪者的長輩並未特別提及此一事件。



圖 6：新城神社現況

(二)太魯閣事件/新城支廳

1910-1914 年五年理蕃計畫期間，高齡 70 歲時任總督的佐久間左馬太率領兩萬日本軍警攻打太魯閣，爆發太魯閣戰爭。在寡不敵眾的狀況下，迫使各太魯閣族蕃社歸順。在此事件後日人勢力終得進入內太魯閣地區，而後旋即設立管轄此地的新城支廳於今日新城分局一帶。大正 9 年（1920）為紀念當時理蕃之佐久間左馬太總督，所以使用了他的別名「研海」改新支廳為研海支廳，管轄整個內外太魯閣（新城鄉與秀林鄉）。大正 11 年(1922)研海支廳改制為研海區，置研海區役場轄現新城、北埔地區。

從現存新城支廳研海役場遺址往立霧溪方向，即可到達 Tpugu 部落的入口，族人對於日人活動的地理位置仍能清楚描繪，那裡有刑場、勞改場、運動場所等，日人也在那辦理許多活動。

「聽我大伯說,公園就是他們的神社,神社不是有排樓嗎?那範圍很大,也辦了很多活動,摔柔道以及競技場,……咖啡點後面涼亭地方是日本人要槍決人的場地,……民有下坡有陶樸閣的人物勇士後面那塊地…:以前是勞改營,以前是運動場,遷移下來的早期太魯閣族整個遷移下來的時候那個空地,……可以蓋一個學校。」(訪談紀錄。蔡光明。20211006)



三、Tpugu 部落族人移動的記憶

透過訪問調查,我們知道 Tpugu 部落族人在這幾百年的移動過程或在不同政府治領下,產生的獨特記憶。

(一)別於文獻記載的部落命名由來

耆老曾天賜表示 Tpugu 的命名是族人間因為意見不合而搬遷下山,當時心裡感到難過,所以就將此地取名為 Tpugu。此一說法,文獻資料記載有些差異,但因太魯閣族並沒有文字,許多的記錄皆以口耳相傳,因此本研究仍將其記錄下來,以供後人參考。

「從開始是從南投,有 4 位兄弟,因為意見不合,就有一對就因為意見不合,就帶著自己的老婆下山來,就因意見不合就 toqu tuqu(蹲著),在太魯閣族裡 toqu 就是難過的意思,這夫妻就在這地區生存,所以就命名為 Tpugu。」(訪談紀錄。曾天賜。20210908)

(二)獨立的聚落意識

早年,太魯閣族受限於地勢,聚落基本上是散居型,一個部落一個頭目,部落之間彼此沒有聯絡或協調的機制(太魯閣族抗日戰役, p143)。因此,雖然 Tpugu 在行政區域的劃歸是列屬秀林村,但族人在意識層面仍認為自己的

部落是獨立，跟秀林村之間的關連性不高，而是用同家族來看待彼此之間的關係。

「因為各部落的信念以及想法完成不同,我們民有部落從山上直接就到這個地區,跟別的部落完成沒有什麼關連,因為思想方面以及想法都不同,所以民有部落跟秀林的人都不合,觀念也不同」

「民國後鄉公所發佈後才變成秀林村,早期之前我們是跟富世村一起的,原本我們的部落是富世來陶樸閣部落,在二十三年以前出生的都是在富世唸小學,23 年以後就遷入秀林村了。」(訪談紀錄。曾天賜。20210908)

(三)對於祖居地的情感

Tpugu 的族人蔡必真表示，從小就跟阿公(民前 3 年生)到山上打獵，阿公常跟他說一些祖居地的故事，阿公也很想回到舊部落去生活，但因受限於親族都已下山定居，祖居地又距離遙遠，直至過世都未能圓夢。後來在 2018 年重返舊陶樸閣領域的活動中，他亦參與其中，感到相當開心及自豪。他表示之前也會每年帶領孩子回到舊部落看看，那裡還有蔡家的工寮、足跡及故事。由此可見，不論是老一輩或青壯年的族人對於祖居地的情感仍是濃厚，即便離開故土已多年，但是對祖居地的情感卻永遠代代相傳、心心念念的。

「花蓮秀林鄉民有村，為劃設舊部落傳統領域，2018 年 3 月中在部落耆老蔡明德的帶領下，一行 9 人花 7 天的時間登上奇萊北峰、卡羅樓山等，經過實地勘查初步確認後，希望在部落會議中能決議，讓後代子孫延續部落傳統領域認知與文化的傳承。」(2018.04.28，原視新聞報導)

(四)對於日本人的印象

日本人自 1895 至 1945 年間統治台灣 50 年，在西部能很順利治理，但在東部卻受到很大的阻礙，直到 1914 年太魯閣事件結束後，才真正統治太魯閣

族，治理時間約為 32 年。事件發生之前，日人對於太魯閣族而言就是入侵者，與日本人之間的戰役，就是對入侵者的反抗。

從訪談的紀錄可知，族人對於日本的印象就是威權、暴力及壓迫，最後屈就於武力只能無奈的接受安排，部分族人因不願意屈就者，最後甚至以「死」了結，是時代悲歌的寫照。

「以前日本人很嚴格哦，每一戶沒有出去工作的男人，都會被日本人打。」

「日本人看到你在家裡的話日本人都就把你拖出去打，小孩子跟幼兒都會被婦女背在後面，還是要工作，有的讀書就讀書。」

「……不想下山的族人日本人用強制的手段逼族人下山去」

「但有些是守著族人的一片淨土，不肯下來，都在本土上吊自殺的也有，但有些人被日本人逼退下山的。但有些老人下山來的時候，如果走不動就了結了自己的生命。」(訪談紀錄。曾天賜。20210908)

參、結論

一、結論

1. 從文獻資料及訪談調查，可知 Tpuqu 部落因為耕地不足、政治因素及天然災害等，計有五次的遷移紀錄。而每一次的移居，每一種稱謂的變動，都代表著一段又一段的 Tpuqu 故事，值得紀錄並分享給大家。
2. 重要的歷史事件，不會隨著時間而消失，而是會留在 Tpuqu 族人的記憶中，會遺存在殘落的建築裡---新城神社與新城支廳舍仍真真切切的與 Tpuqu 部落並存在這塊土地上，敘說著過往日人與 Truku 族人互動的故事。
3. Tpuqu 族人近來自發性的透過族中的耆老帶領而重返傳統領地，企欲重建過往與土地的連結，顯見其雖因特殊地理位置的邊陲化，但卻積極活絡文化工作，讓人看見 Tpuqu 的新生力量。

二、建議

(一)建立每個聚落的族譜及族史

太魯閣族的每個聚落就是一部內容豐富的史書，有著各家族的遷移史蹟，也代表著族人情感的依附來源，透過族人自發性的書寫紀錄家史，能更

細緻的紀錄每個家族的故事，加深凝聚力，讓後代子孫不忘過往的歷史文化，產生更多情感的連結。

(二)納入學校的在地文化課程

將 Tpuqu 部落的移動記憶，編排在學校課程活動中，讓學生能更加認識周遭的歷史文化，並透過繪製家族遷移史地圖，產生更多對家鄉的情感，認同自己的家鄉，讓被邊陲化的 Tpuqu 部落也可以被看見。

肆、引註資料

- 一、金尚德(2017)。峽谷山徑二十里。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 二、廖守臣(1984)。泰雅族的文化：部落遷徙與拓展。世界新聞專科學校觀光宣導科
- 三、秀林鄉公所(2009)。太魯閣族抗日戰役
- 四、王人弘(2018)。太魯閣族耆老生命史。秀林鄉公所。
- 五、王玫瑰 總編輯(2015)。移動的記憶 1：太魯閣族部落史及家鄉資源調查成果冊。秀林鄉公所
- 六、王玫瑰 總編輯(2015)。移動的記憶 3：太魯閣族部落史及家鄉資源調查成果冊。秀林鄉公所
- 七、潘繼道。新城事件歷史現場變遷。國立台灣圖書館。
<https://www.ntl.edu.tw/public/Attachment/4711957159.pdf>
- 八、盧道杰、陳律伶、賴欣怡、羅永清(2010)。太魯閣國家公園峽谷段部落變遷之研究。https://www.taroko.gov.tw/News_Content.aspx?n=5522&s=227263
- 九、中央台灣歷史文化地圖。原住民部落遷徙與分布。
<https://thcts.sinica.edu.tw/view.php>
- 十、民有部落返陶樸閣 進行傳領勘查劃設(2018.4.28)。原視新聞。
<http://titv.ipcf.org.tw/news-38623>